



中华民族全书  
杨宏峰 主编

# 中国

# 鄂温克族

朝克 编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鄂温克族/朝克编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12  
(中华民族全书/杨宏峰主编)

ISBN 978-7-227-05358-3

I. ①中… II. ①朝… III. ①鄂温克族—民族文化—中国 IV. ①K28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4174号

中华民族全书

中国鄂温克族

朝克 编著

责任编辑 杨旭东 刘建昌

封面设计 潘毅

责任印制 王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mailto: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23.5 字数 390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0726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5358-3/K·760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中华民族全书》编委会

- 主任 王正伟 (回族) 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
- 副主任 阎晓宏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  
蔡国英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屈冬玉 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  
陈育宁 民族历史学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 委员 李宝中 中国出版协会驻会副理事长  
金宏达 中国华侨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研究员  
朱昌平 宁夏回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局长  
何建国 宁夏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进海 宁夏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王银春 宁夏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霍维洮 宁夏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宏峰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编审、研究员
- 主编 杨宏峰
- 副主编 石晓燕 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副编审  
何志明 (回族) 宁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副编审

## 学术顾问

- 丹珠昂奔 (藏族)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 郝时远 (蒙古族) 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兼学部主席团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原所长
- 吉狄马加 (彝族) 中共青海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 陈理 (土家族) 中央民族大学校长
- 梁庭望 (壮族) 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
- 赵杰 (满族) 北方民族大学副校长
- 杨圣敏 (回族)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原院长
- 祁庆富 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

徐杰舜 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张海洋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郭大烈 (纳西族) 云南省民族学会会长  
恩和巴图 (达斡尔族)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

学术委员 (各卷编著者组成,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克家 (回族) 马少青 (保安族) 马明良 (撒拉族) 马福元 (东乡族)  
马璐璐 (俄罗斯族) 木仕华 (纳西族) 太平武 (朝鲜族) 王锋 (白族)  
韦学纯 (水族) 艾克拜尔·吾拉木 (维吾尔族) 陈金结 (高山族)  
张云 (基诺族) 孙玉民 (赫哲族) 多布杰 (门巴族) 关小云 (鄂伦春族)  
关凯 (满族) 李云兵 (苗族) 李绍恩 (怒族) 李泽然 (哈尼族)  
米娜瓦尔·艾比布拉·努尔 (乌孜别克族) 齐勤 (达斡尔族)  
祁德川 (景颇族) 西仁·库尔班 (塔吉克族) 文明英 (黎族)  
文京 (黎族) 格桑 (珞巴族)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柯尔克孜族)  
陈国庆 (佤族) 何少林 (傣族) 何思源 (京族) 苏发祥 (藏族)  
苏闻宇 (汉族) 房若愚 (汉族) 杨春 (拉祜族) 杨将领 (独龙族)  
杨梅 (汉族) 杨筑慧 (侗族) 张生寅 (土族) 张海洋 (汉族)  
欧光明 (傈僳族) 和向东 (普米族) 周小艺 (仫佬族) 周国炎 (布依族)  
周建华 (汉族) 贺灵 (锡伯族) 胡树 (蒙古族) 钟伯清 (畲族)  
钟进文 (裕固族) 唐洁 (德昂族) 陶玉明 (布朗族) 徐杰舜 (汉族)  
黄成龙 (羌族) 梁庭望 (壮族) 朝克 (鄂温克族) 彭武麟 (土家族)  
普驰达岭 (彝族) 路义旭 (仫佬族) 谭自安 (毛南族) 熊顺清 (阿昌族)  
潘琼阁 (瑶族)

# 《中华民族全书》总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蔡国英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历经三年时间，组织策划编写了《中华民族全书》，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这套《中华民族全书》主题鲜明，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理念，执著追求：充分展示 56 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全面探寻 56 个民族波澜起伏的历史轨迹；深刻解读 56 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真切反映 56 个民族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一有历史的传承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挖掘民族文化的题材，提炼民族文化的丰厚资源，使之脉络清晰，连贯自然，富有时代感。二有宽广的包容性。本套丛书由 57 卷组成，由各民族学者独立完成，在 56 个民族 56 卷书的基础上推出一卷《中华民族》，既体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又全面地介绍各民族的概况、社会文化、族际交往等。三有系统的完整性。丛书体例统一，篇章结构完整，各分卷相对独立，保持了严谨规范的编著风格。四有科学的严肃性。编者对于重大题材进行反复论证，对于细节认真斟酌，立项严谨，编著严格，审读严肃。五有生动的可读性。记述准确，笔墨生动，图文并茂，创意新颖。如有关家庭礼仪、取名习俗、婚姻习俗、节庆习俗等社会文化的介绍，让读者在趣读中增长知识，引发想象。总之，这是一套反映中华 56 个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性读物。

历史是一面镜子，文化是精神、是脊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大量阅读和深刻领悟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对于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坚定爱

国信念，献身爱国事业，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给读者呈现出 56 个民族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美丽画卷，为第 22 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献礼。

是为序。

2012 年 5 月

# 目

C O N T E N T S

# 录

---

## 导 论 / 1

---

### 第一章 鄂温克族历史文化

第一节 历史与自述 / 4

第二节 历史与文化 / 7

第三节 社会经济文化 / 19

第四节 姓名文化 / 40

---

### 第二章 鄂温克族语言文化

第一节 族称及其文化内涵 / 60

第二节 鄂温克语的文化结构 / 68

第三节 鄂温克语与外来语言文化的关系 / 74

第四节 鄂温克语中外来语言文化的特征 / 85

---

### 第三章 鄂温克族服饰文化

第一节 服饰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 90

第二节 服饰原料及加工艺术 / 94

第三节 索伦鄂温克族服饰文化 / 103

第四节 通古斯及雅库特鄂温克族服饰文化 / 107

第五节 富有民族文化象征意义的帽子及手套 / 112

第六节 服饰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 115

---



中国鄂温克族



## 第四章 鄂温克族饮食文化

- 第一节 奶食文化 / 121
- 第二节 茶食文化 / 128
- 第三节 肉食文化 / 132
- 第四节 野味肉类饮食文化 / 139
- 第五节 肉菜类饮食文化 / 141
- 第六节 面食类饮食文化 / 144
- 第七节 自然类饮食文化 / 150
- 第八节 传统与现代饮食文化的交融 / 153

## 第五章 鄂温克族居住文化

- 第一节 仙人住 / 156
- 第二节 游牧包 / 161
- 第三节 圆木屋 / 165
- 第四节 鄂温克族其他住房及其特征 / 167

## 第六章 鄂温克族交通文化

- 第一节 桦树皮船 / 173
- 第二节 雪橇与色库 / 183
- 第三节 航盖车 / 185
- 第四节 骑用交通工具 / 188

## 第七章 鄂温克族婚姻文化

- 第一节 婚姻制度文化及婚姻关系 / 191
- 第二节 婚前准备及婚礼习俗 / 193
- 第三节 婚礼后期习俗 / 196
- 第四节 婚姻历史脉络及发展变化 / 199

---

## 第八章 鄂温克族丧葬文化

- 第一节 丧葬及历史文化 / 203
- 第二节 传统丧葬文化及其特征 / 209

---

## 第九章 鄂温克族文学

- 第一节 神话 / 215
- 第二节 民间传说 / 221
- 第三节 民歌 / 228
- 第四节 舞蹈 / 243
- 第五节 民间谚语 / 248

---

## 第十章 鄂温克族节日文化

- 第一节 阿涅别节 / 260
- 第二节 瑟宾节 / 264
- 第三节 喜翁伊宁节和奥米那仁节 / 266
- 第四节 印姆嫩节 / 268
- 第五节 敖包节 / 271
- 第六节 布伽丹节 / 274
- 第七节 伊满伊宁节 / 276

---

## 第十一章 鄂温克族信仰文化

- 第一节 天体崇拜 / 280
- 第二节 风雷雨神崇拜 / 291
- 第三节 山林河神崇拜 / 295
- 第四节 火神崇拜 / 199
- 第五节 动物神崇拜 / 303
- 第六节 萨满信仰 / 313





---

## 第十二章 鄂温克族禁忌文化

第一节 生活方面的禁忌 / 326

第二节 生产方面的禁忌 / 331

第三节 信仰方面的禁忌 / 333

---

## 第十三章 鄂温克族驯鹿文化

第一节 驯鹿文化的悠久历史 / 337

第二节 驯鹿生产活动及相关文化特征 / 338

第三节 驯鹿生产及文化功能 / 341

第四节 驯鹿文化的基本特点 / 348

---

## 附 录

一 鄂温克族历史大事记 / 353

二 参考文献 / 361

---

## 后 记 / 364

---

## 编后记 / 366

# 导 论

鄂温克族是一个跨境民族，“鄂温克”（ewenke）是该民族的自称，主要表示“从高山上走下来的人们”之意。鄂温克族作为一个跨境民族，主要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及新疆，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据不完全统计，鄂温克族总人口有 17 万余人。其中，在我国境内生活的鄂温克族约有 32000 人，占总人口的 18.8% 左右；81.2% 的鄂温克族生活在俄罗斯，那里的鄂温克族被人为地分成 ewen、ewenke、nigdaar 等不同民族。为把我国境内和俄罗斯的鄂温克族划分清楚，在我国，把俄罗斯鄂温克族的称谓用汉语转写成“埃文”“埃文基”“涅基达尔”等。事实上，这些都是属于不同方言区或生活区的鄂温克人的叫法，他们原本属于一个民族。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辽阔草原和广袤的兴安岭地区。另外，在黑龙江省的讷河、嫩江、甘南等市县也有一些鄂温克族散居。同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地区还有一小部分鄂温克族。鄂温克族有本民族语言，也就是鄂温克语，在语言系属上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鄂温克语有极其严谨而自成体系的语音结构系统和语法形态变化规则，内部还分多种方言。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没有本民族语的文字，所以他们的孩子从幼儿园起就用汉文或蒙古文学习文化知识。不过，我在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杰姆森教授给过我一本叫《古代字》的书，该书中就提到早期鄂温克族的先民使用过一种写在桦树皮上的特殊文字系统，后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为寻找该文字我还和杰姆森教授搞了三年的合作研究，并到我国境内鄂温克族的所有生活区域进行过实地调研，但最后还是没有找到与鄂温克族桦树皮古代字相关的任何历史资料，反倒发现鄂温克族喜欢在桦树皮上画画写写的传统习俗和爱好，这给我们留下许多思考和问题。俄罗





斯境内的鄂温克族，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创制了斯拉夫字母的鄂温克文，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不过其文字的使用率变得越来越低。现在，俄罗斯鄂温克族的小学里虽然也在教鄂温克语，也有相当成熟而精致的鄂温克语教材，但孩子们把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学俄文上。总之，无论是我国境内的鄂温克语，还是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语，其母语使用者都变得一天比一天少。

鄂温克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在南北朝时期（420~589 年），居住于贝加尔湖以东，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北和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室韦诸部中的“北室韦”“深末恒室韦”“钵室韦”与鄂温克族先民有关，《新唐书》中记载的“鞠部”涵盖鄂温克族祖先。鄂温克族是开创在寒带及寒温带山林地区自然牧养驯鹿的民族，他们自然牧养驯鹿的年代可能早于其他北极圈民族或族群。与此同时，他们创造了极其丰富的驯鹿语言文化。另外，他们的先民早在 8 世纪之前，就充分运用自然牧养驯鹿的生产经验和方法，从山林走入平原，开始接触和经营草原上的野牛、野马、野羊等，进而开发和拓展草原上的畜牧产业。到了 13 世纪初，鄂温克族进入农耕生产与农耕文化社会。

鄂温克族在不同历史阶段有过不同称谓，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还分别被称为 solong（索伦）、tungus（通古斯）、yakuut（雅库特）、honkor（洪库尔）、kamnigang（喀木尼堪）、teke（特格）等。其中，被称为“索伦”的鄂温克族人口最多，约占本民族的 85% 以上，他们基本上生活在辉河、伊敏河、莫和尔图河、雅鲁河、济沁河、绰尔河、阿伦河、格尼河、诺敏河、甘河、油漠尔河流域，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生产活动。“索伦”鄂温克族也叫“洪库人”。而叫“通古斯”的鄂温克族主要居住于呼伦贝尔锡尼河与莫日格勒河流域的辽阔牧场，几乎都经营草原畜牧业生产，他们的人口占鄂温克族的 14% 左右。布里亚特蒙古人习惯于叫他们为“喀木尼堪人”。被称为“雅库特”的鄂温克族人口最少，只占总人口的 1%，居住于额尔古纳河右岸，并从事山林中自然牧养驯鹿的传统生产活动。这部分鄂温克人，在历史上还把狩猎业和农业作为副业来经营过。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生活期间，其中一些人甚至曾一度经营过相当有规模的农业生产。远东地区的一些民族或族群，把被称为“雅库特”的鄂温克族也叫“特格”。总而言之，由于鄂温克族生活地域或社会环境与条件的不同，在历史上有过诸多他称。1957 年，我国根据鄂温克族全体人民的要求，取消对于他们的各种称呼与叫

法，将他们的族称统一为“鄂温克”。1958年8月1日成立鄂温克族自治旗，从此，鄂温克族人民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实践中，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自然环境、从事不同生产活动的鄂温克族，用共同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出了许许多多属于他们自己并属于人类的弥足珍贵的文化，这些丰富多彩而独具风格的文化几乎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说，其中就有桦树皮文化、木雕文化、骨雕文化、奶食文化、肉食文化、毛皮文化、木车文化、雪橇文化、木房文化、游牧包文化、仙人住文化、婚俗文化、驯鹿文化、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山林文化、草原文化、萨满信仰文化、神话传说文化、歌舞文化、诗词文化、历史文化等等。尤其可贵的是，他们的这些文化除了具有浓重的民族性之外，还体现出各自不同的地域性、自然性、生活性、生命性、生产性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鄂温克族的生活内容、生产方式、生存环境都产生了历史性的变迁和发展。他们住进了高楼、砖瓦房，用上了全新的家用电器和现代化的生产用具，拥有了现代化的牧场、农场和生活区。他们还有了自己的工业产业、现代化的畜牧产业、加工产业、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特别是，畜牧产业、富有民族特色的加工产业、民族品牌的文化产业和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旅游产业发展得十分迅速，进而成为他们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稳步、快速、理想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条件。他们每年以鄂温克草原“敖包会”、民族节日“瑟宾节”、冬季“那达慕”等为纽带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旅游活动，伴随而来的各种经贸洽谈活动等为鄂温克族的繁荣发展，为建设他们更加美好幸福的家园注入无穷活力。但是，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以及快速崛起的现代化生活，无情地冲击着他们用生命和信仰传承的传统文化，使他们的传统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且全范围地走入了濒危或严重濒危状态。由此说来，这本文化书的出版显示出它应有的重要性。

鄂温克族同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满族等均有族源关系，同蒙古族诸民族、突厥语族诸民族、朝鲜族等也有不同程度的深层关系。另外，还与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诸民族、日本人和日本的阿伊努人、北欧的萨米人、北美的因纽特人和印第安人等均有不同层面的共有关系。所以说，鄂温克族文化研究显得更为重要，我们可以通过鄂温克族文化，从另一个侧面去了解东北亚及北极圈远古文化与文明。这也是该书的现实价值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 第一章 鄂温克族历史文化

### 第一节 历史与自述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鄂温克族也走过自己漫长的历程。鄂温克族的历史从远古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他们的祖先用共同的信仰、信念、希望、追求、生命和血肉创造的历史。现代的人们习惯于说，鄂温克族有本民族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但这种说法是否精确还得好好推敲，如果说现在在中国生活的鄂温克族没有文字，还算说得过去。因为鄂温克族是一个跨境民族，除了中国之外，在俄罗斯、蒙古、日本也生活着一些鄂温克族人。特别是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族人达到7万人左右，而且他们有用斯拉夫字母创制的鄂温克文字，并在教学和记写民族语言时还在使用。在美国出版的《古代字》一书里还明确提出，鄂温克族人的祖先通古斯人在远古时期使用过在桦树皮上刻写的一种特殊文字符号，后来这种文字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为了寻找这些在桦树皮上刻写的古代文字以及那些用桦树皮制成的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杰姆森教授等还跟我合作过3年。虽然最后还是没有找到鄂温克人的祖先使用的这些古代字及桦树皮书，可是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科学命题和深深的思考。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人类的祖先曾经不知用过多少个符号系统或者早期文字，后来被自然灾害、战争和更新换代毁灭、淹没、抛弃、消失，在后人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印迹。尽管如此，人类的祖先，用他们共同的智慧创制的那些古代文字，还是以各种途径不同程度地留给了后人，或许哪一天我们会从某一个神秘的山洞或人类祖先生活过的旧址中找到那些古代字。

说这些的目的，就是想说我们不知道或不清楚的历史，不能随心所欲地说。何况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又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对于事物的认识应该客观实在和全面精确，否则我们就很容易犯唯心主义的错误。在这里还想提到的是，有些人常常一味地强调有了文字就有了人类的文明，没有文字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其实，这其中存在的道理，人们也都承认。问题是，人类在没有使用文字之前已经进入了农耕文明和手工业化的文明社会，即使那些没有用文字记录自己历史的民族，也同样很早就开始了农耕文明和手工业化的文明社会的生活。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有些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也没有用文字记录的本民族的历史文献就否定或歪曲他们的历史。然而，在全国人大民委办公室于1958年内部印刷的《使鹿温克人的社会调查》中明确提到：“使鹿温克部落的最后一个酋长于1761年死去后，俄罗斯地方政府取消他们的部落酋长制度，让俄罗斯地方官员来管理他们。”从此俄罗斯人完全统治了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该报告中还写道：“使鹿温克人的适龄儿童于1827年前就开始在俄罗斯远东的阿鲁功斯公立学校读书，大人们经常自己炼铁制造铁器，还给俄罗斯人种地当雇佣工，他们还用猎获物或手工制作品同俄罗斯人进行商品交易、换取卢布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和狩猎用的枪支弹药等。他们在300多年的岁月里，一直受到帝俄的残酷统治。所以，在经济、文化、宗教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受俄罗斯影响很大。后来，由于受不了俄罗斯统治者的长年的压迫和纳税重负，1917年前后迁徙到我国境内。”该调查报告中提到的这些情况是真实可靠的，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我在该地区所作的田野调查也证明了这些事实，那时他们当中的多数老人还懂俄语，并有一定的农业和手工制作铁器的基础知识。应该肯定的是，由于连年的战争、自然灾害、病魔折磨等因素，特别是为了逃避俄罗斯的残酷统治，这部分鄂温克人赶着驯鹿群先后迁徙到深山老林里，过上几乎隐居的生活。结果，由于他们得不到所需的生产生活物质，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加上连年遇到的严冬和自然灾害，使他们作为唯一生活依靠的驯鹿群数量大量减少。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们的生活甚至下滑到极度贫困的地步。当时，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中，不少人还死于疾病和霍乱，真正有劳动能力的人没有剩下几个，许多家庭由此变得支离破碎。正因为如此，他们中生存下来的人，在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下，只能靠以血缘关系为主组成的家族式的生活方式，靠他们共同的劳动、相互的关照、互相扶持着维系生命。所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人猎获到了食物，自愿分给相依为命生活的其他家族成员。特别是，那些孤寡老人或孤儿以及失去劳动能力的人，都能得到较好的照顾，同样都能够分得猎获物的肉及其他生活用品。而且，在那生活极度贫困和弹药极缺的年代，只有身体较为强壮的为数不多的男性同胞才能上山打猎，妇女们则在家里照顾孩子或跟其他家族成员一起到山上运回猎物，然后每家每户每人平均分配。

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从 17 世纪末期开始：(1) 受到俄罗斯人的残酷统治和剥削，充当俄罗斯人的劳役、女仆、长工以及农田地的苦工。(2) 同时，条件较好的鄂温克人不仅自己学习俄文，还让孩子们到俄罗斯学校学习俄文。(3) 被迫到东正教教堂让教父给孩子起俄罗斯语人名，他们的信仰世界受东正教的强烈影响而变成萨满教和东正教双重宗教信仰。(4) 后来，他们用苦役换来的卢布从其他通古斯人（包括那乃人）手里买来驯鹿，发展了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畜牧产业。

事实上，任何一个读过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相关历史，以及真实地了解他们历史的人都明白，他们自从在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和经营驯鹿产业以后，这一在寒温带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产业，一直是他们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条件。他们用鹿茸、鹿血、鹿尾、鹿肉、鹿皮、鹿角等驯鹿产品，从俄罗斯人经营的市场上换取卢布，再用卢布购买生活必需品或枪支弹药。跟他们精心经营的牧鹿产业相比，狩猎业是属于他们的一种附属性产业或者说是一种副业。尤其是，在无休止的战火、肆虐的火灾、贪婪的狩猎者面前，牧鹿鄂温克人生活的山林中可获取的猎物越来越少，他们经营的牧鹿产业发挥过无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总之，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实在地认识和阐述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历史，以及他们在漫长的自我发展过程中走过的艰难历程，还原他们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是我们不可避免和推脱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在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民族苏木、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巴彦鄂温克民族乡和杜拉尔鄂温克民族乡、阿荣旗查巴奇鄂温克民族乡、扎兰屯市萨马街鄂温克民族乡等地。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居住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市、嫩江县以及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在境外的鄂温克族，主要生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此外在蒙古和日本北海道的网走地区也曾经生活过一部分鄂温克族。我国的鄂温克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但生活在农区的鄂温克族从事农业生产。同时，有 200 多人口的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在大兴安岭林区从事自然牧养驯鹿的畜牧业生产。鄂温克人有着从远古传承下来的十分丰富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以万物有灵论为核心的萨满信仰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的鄂温克族人口，据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为 32600 人。

## 第二节 历史与文化

根据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相关科研成果，鄂温克族的祖先大体分布于贝加尔湖周围和以东地区直至黑龙江中游以北地区。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即铜、石器并用时代，鄂温克族的祖先就居住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古代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居民的服装，例如在色楞格河左岸上班斯克村对面的佛凡诺夫山上发掘时，发现一具骸骨，其衣服上带着数十个闪闪发光的贝壳制的圆环，圆环所在位置与鄂温克人胸前所戴串珠以及萨满巫师的法衣上缀饰的贝壳圆环的位置完全一样。此外，还发现死者的一些白玉制作的大圆环，与 17~18 世纪鄂温克人古代服装上的圆环毫无差别，从而证明最迟在石器、青铜器并用时代，鄂温克人的祖先就已经居住在贝加尔湖一带。从石器、青铜器并用时代贝加尔湖沿岸居民的服装和鄂温克人服装的附属品——围裙样式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到现代鄂温克人和石器、青铜器并用时代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居民在族源上的直接亲属关系。鄂温克族及其文化的沿贝加尔湖地方来源说，也同样被人类学的资料所证实。就鄂温克族人类学类型而言，在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洞穴中发现了具备鄂温克族一切体质特征的头盖骨，与头盖骨一起还发现了贝加尔湖地方特有的文化和装饰。

当时在贝加尔湖附近和沿岸的原始森林中，居住着流动的森林猎人和渔人的许多部落。他们居住在白桦树皮搭成的帐幕里，从事狩猎和捕鱼生产，和鄂温克人早期的祖先紧密相联。这一结论，与我国鄂温克人的传说亦是相

